



丁文江編

徐霞客遊記

冊上

商務印書館叢行

吳江潘次耕先生集舊序

文人達士、多喜言遊・遊、未易言也：無出塵之胸襟、不能賞會山水；無濟勝之支體、不能搜剔幽祕；無閑曠之歲月、不能稱性逍遙；近遊不廣；淺遊不奇；便遊不暢；羣遊不久；自非置身物外、棄絕百事、而孤行其意、雖遊猶弗遊也。余覽往昔諸名人遊記、驗諸目覩身經、知其皆嘗一轡、披一節、略涉門庭、鮮窺闔奧。若余遊履所至、必窮高極深、如遊林屋而身至隔凡、遊鴻蕩而目覩鴻湖；勞山則登華樓之巔、羅浮則宿飛雲之頂：自以爲至矣。及讀徐霞客遊記而後遜謝弗如也。霞客之遊，在中州者，無大過人；其奇絕者：閩粵楚蜀滇黔、百蠻荒徼之區，皆往返再四。其行不從官道、但有名勝、輒迂迴屈曲以尋之；先審視山脉如何去來、水脈如何分合、既得大勢後、一丘一壑、支搜節討。登不必有徑、荒榛密箐、無不穿也；涉不必有津、衝湍惡瀧、無不絕也。峯極危者、必躍而踞其巔；洞極邃者、必猿掛蛇行、窮其旁出之竇。途窮不憂、行悞不悔。暝則寢樹石之間、飢則啖草木之實、不避風雨、不憚虎狼、不計程期、不求伴侶、以性靈遊、以軀命遊。古以來、一人而已！往年錢牧齋奇霞客之爲人、特爲作傳、略悉其生平、然未見所撰遊記、傳中語頗有失實者。余求得其書、知出玉門關、上崑崙、窮星宿海諸事、皆無之、足跡至雞足山而止。其出入粵西貴筑滇南諸土司蠻部間、沿溯瀾滄金沙、窮南北盤江之源、實中土人創闢之事。讀其記而後知西南區域之廣、山川多奇、遠過中夏也。記文排日編次、直叙情景、未嘗刻畫爲文、而天趣旁流、自然奇警；山川條理、臚列目前；土俗人情、關梁阨塞、時時

著見；向來山經地志之誤、釐正無遺；奇踪異聞、應接不暇。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、欺人以所不知。故吾於霞客之遊、不服其闊遠、而服其精詳；於霞客之書、不多其博辨、而多其真實。牧齋稱爲古今紀遊第一、誠然哉！或言：「張騫甘英之歷西域、通屬國也；玄奘之遊竺國、求梵典也；都實之至吐蕃西鄙、窮河源也；霞客果何所爲？」夫惟無所爲而爲、故專志；專志、故行獨；行獨、故去來自如、無所不達意。造物者不欲使山川靈異、久祕不宣、故生斯人以揭露之耶？要之、宇宙間不可無此畸人、竹素中不可無此異書。惜吾衰老、不復能褰裳奮袂、躡其清塵、遂令斯人獨擅奇千古矣。

文江按序徐霞客遊記者多矣、然皆不足以知霞客先生。惟次耕此序、首言先生之遊、與他人不同、歎爲「亘古以來、一人而已。」次辨錢傳之誣、更證先生文章之眞。末言先生「無所爲而爲」、深得先生求知之旨。乃真能知先生者。此序見遂初堂集卷七、爲各刻本所未載。余作年譜時亦未之見。梁任公于讀潘集時偶得之、舉以見示、喜極欲狂。因冠于本篇之首、而移臙刻各序于卷二十舊序篇、以示區別焉。

## 重印徐霞客遊記及新著年譜序

丁文江

余十六出國、二十六始歸、凡十年未嘗讀國書、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。辛亥自歐歸、由越南入滇、將由滇入黔、葉浩吾前輩告之曰、「君習地學、且好遊、宜讀徐霞客遊記。」徐又君鄉人、表彰亦君輩之責。因搜昆明書肆、欲得之爲長途消夜計、而滇中僻陋、竟無售是書者。元年寓上海、始購得圖書集成公司鉛字本、然時方以舌耕爲活、晝夜無暇晷、實未嘗一讀全書也。

三年復入滇、攜棚帳二、僕五、驃馬九、獨行滇東滇北二百餘日、倦甚則取遊記讀之、並證以所見聞。始驚歎先生精力之富、觀察之精、記載之詳且實。因思輿地之學、非圖不明、先生以天縱之資、刻苦專精、足跡又遍海內、故能言之如指掌。後人限於舊聞、無圖可考、故僅知先生文章之奇、而不能言其心得之所在。頗欲搜集新圖、分製專幅、使讀者可以按圖證書、無盲人瞎馬之感、而所藏圖不多、不足以證全書；回京後又爲職務所羈、無復餘力；僅於十年夏間、作一總圖、加以先生遊歷之路綫、及於北京文友會中、宣讀英文論說一篇、略敘先生之生平而已。

時友人胡君適之、方作章寶齋年譜、謂傳記可以爲治學作人之範、年譜爲傳記之特式、乃吾國人之所發明、宜改善而擴充之。因思仿其意、爲先生作一年譜、適江陰鄭君偉三爲覓得晴山堂帖全部、並爲抄徐氏家譜六巨冊、羅叔韞、梁任公、張菊生諸前輩、復假以所藏明人之詩文集及縣志、乃發憤盡兩月力、成數萬言。

書既成、欲印一小冊子、爲單行本、適之謂宜與遊記同印、方足以互爲考證。時沈君松泉之徐

霞客遊記適出版。沈君用新式符號、標點全書、用心甚苦、然亦無挿圖、其缺點與舊本正同。乃搜集地質調查所所藏各省地圖、並囑所中同人及諸友、於旅行時爲之留意。於是朱君廷祐遺以天台雁宕、葉君良輔遺以白岳黃山、譚君錫疇遺以嵩山、李君濟之遺以華岳、謝君家榮遺以太和、王君竹泉遺以廬山、劉君季辰遺以衡岳各名勝詳圖。復得聞君齊、趙君志新、爲之按記編纂、共得圖三十有六、雖不能盡精盡確、然已可爲讀遊記者之助。計自十二年起、至十五年冬、始克竣事。而標點尙爲聞君齊、趙君志新、方君壯猷及余四人所分任、故符號運用往往不能一律、校對則爲趙君志新、馮君景蘭、史女士濟瀛及余、蓋余困於職務、苦不得暇、非諸君之助、則至今亦不能成書也。

余所見遊記、沈松泉之新印本外、有集成之鉛字本、掃葉山房之石印本、光緒年之活字本、嘉慶年之葉氏初刻本、蔣君汝藻、及葉君景夔所藏之清初抄本、而校讐所據、一依葉氏、蓋葉本爲諸印本之宗、且係據乾隆年先生族孫徐鎮初刻之本、而參以楊名時陳泓各家精抄之本、其價值實遠在諸抄本之上。惟葉本又有舊印新印之分：舊印本不載錢牧齋所作傳、僅載其二書、其一下有其名而後塗去。（葉氏藏版、原爲乾隆年徐鎮所刻；葉氏僅爲添補修正、傳另立一頁、去之甚易；書牘則篇幅相連、故僅去作者之名。）蓋當日距乾隆時不遠、錢氏著作、列在禁書、故有所忌諱、新印本則載其傳而隱其名。又有咸豐年印本、卷首加先生小像、乃胡君適之在申之所購得。像爲諸本之所未見、即本書卷首之所載也。

凡諸印本、皆分十冊、每冊復分上下、書牘、墓志、諸本異同考略、及辯譏、則彙爲外編、附於十冊下之末。是蓋徐氏刻本之舊。十冊之外、復有補編、錄遺詩、題贈、秋圃晨機圖賦記、徐氏三可傳、及擴誌銘。是蓋出於葉氏。以葉本原用徐版、重刻太費、不得已而出此、然頗不便於檢查。茲都編爲二十卷。每冊各爲二卷、十冊下併入十冊上爲一卷、而另以外編補編及晴山堂帖諸本所未刻者爲第二十卷。分詩文、題贈、書牘、傳誌、家祠叢刻、舊序、校勘、盤江考、江源考諸文、亦編入詩文、以便檢查、非故爲異同也。

至於遊記之評判、及先生之爲人、已散見年譜、茲不復述。所足述者、乃先生所處之時世。當明之末、學者病世儒之陋、捨章句而求實學、故顧亭林、王船山、黃黎洲輩、奮然興起、各自成家、遂開有清樸學之門。然霞客先生、生於顧、黃、王諸公之前、而其工作之忠勤、求知之真摯、殆有過之無不及焉。然則先生者、其爲樸學之真祖歟？又先生生於明季、遊滇之時、天下已亂。觀其小記諸則、述當日政事甚詳、知先生非不關心時局者。乃求知之念專、則盜賊不足畏、蠻夷不能阻、政亂不能動；獨往孤行、死而後已。今天下之亂、不及明季、學術之衰、乃復過之。而青年之士、不知自奮、徒藉口世亂、甘自暴棄；觀先生之風、其亦可以自愧也乎！

十六、七、七、丁文江

年譜目錄

家世譜系

頁

一至三

四至六

數

萬曆十四年至三十五年（出游以前）

萬曆三十七年至泰昌元年

天啓元年至七年

崇禎元年至八年（以上爲游西南以前）

崇禎九年（游浙江江西）

崇禎十年（游湖南廣西）

崇禎十一年（游貴州雲南）

崇禎十二年（游滇西）

崇禎十三年至十四年（自雲南歸後）

十七至二十七

二十八至三十一

三十二至三十七

三十八至四十八

四十九至五十七

五十八至六十九

徐霞客先生年譜

先生名宏祖、字振之、霞客其別號也。一世祖名錮、河南新鄭人、任開封府尹、隨宋高宗遷杭。四世祖名守誠、宋慶元間爲吳縣尉、遂居蘇州。其子千十一于元初遷居江陰之梧塍里、遂爲江陰世族。

先生之五代祖名元獻、乃武進張亨父弟子、成化庚子經魁。其弟元壽、築有萬卷樓、藏書甚富。元獻之子經卽先生高祖。弘治十一年經魁、與唐寅同榜。明史唐寅傳：「弘治十一年鄉試第一、座主梁儲奇其文；還朝示程敏政、敏政亦奇之。未幾敏政總裁會試。江陰富人徐經賄其家僮、得試題。事露、言者劾敏政、語連寅、詔下獄。」經亦廢錮、于正德丁卯、沒于京師。遺著有責感集。其友文徵明爲之序、比之于王參元、云：「柳子厚謂參元讀古人書、能文章、善小學、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貴顯者、以其家有積貨、士之好廉名者、皆畏忌而不敢道其善者也。夫參元之事、不過使之不得第而已、而衡父（經字）乃坐以事敗、至廢錮終身、抑鬱以死。嗚呼！豈不重可悲哉？……積貨之嫌、足以厄其名位而已；至于文字之傳、固不得而斬也。」責感集今不傳、惟徐氏家譜中、有經著序三、記一、賦二、均甚流暢。晴山堂帖中、載經與華亭錢福、江陰薛章憲聯句詩。末有錢跋、謂爲奇遇。錢薛均當時詩人、則行賄之有無不可知、而經固文士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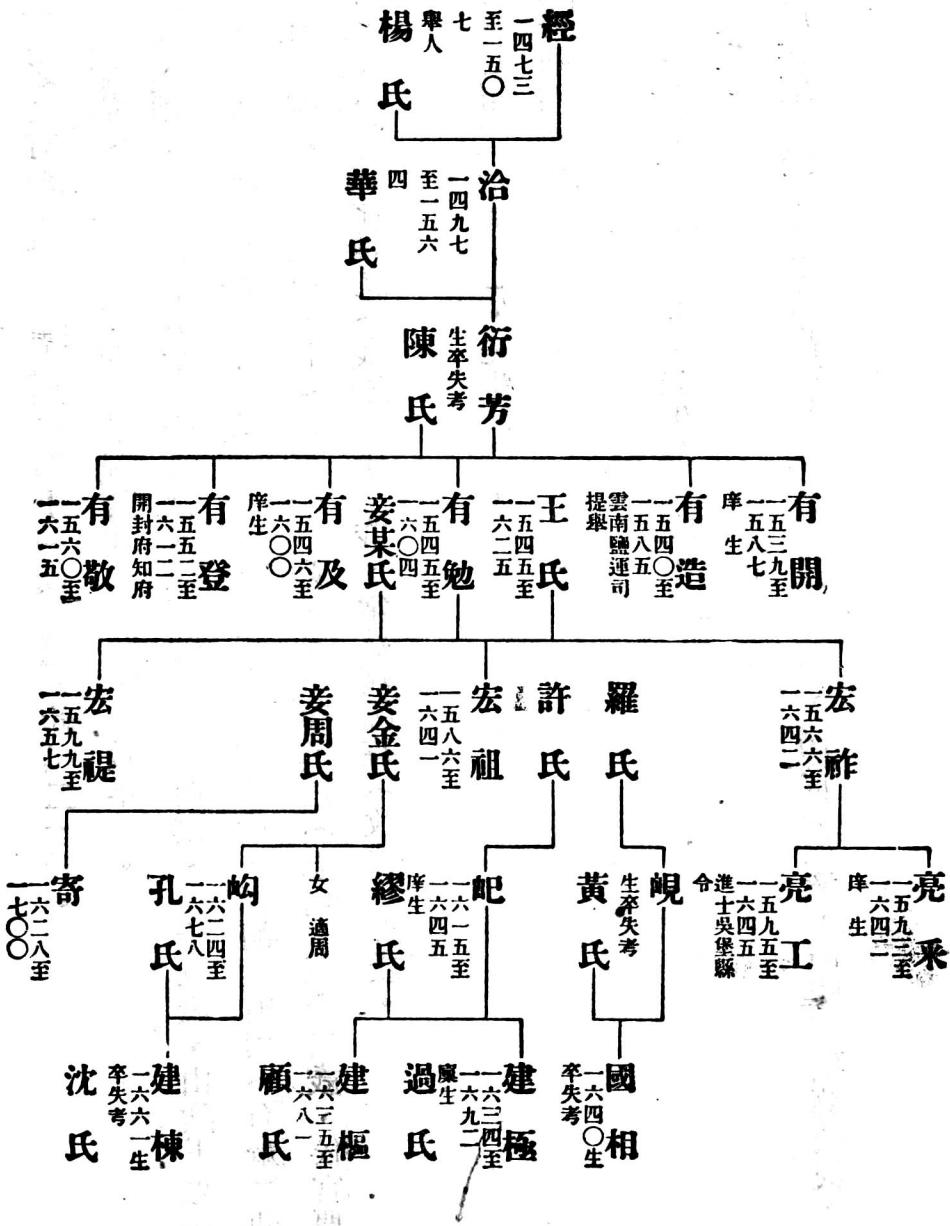
先生曾祖名治、經之次子、始遷居陽岐。祖名衍芳、治之長子、分居南陽岐、卽先生之所生長也。治與衍芳均能詩。衍芳所著紫石遺稿、見澄江詩選及江上詩鈔；故先生自祖父以上、四世均

有文名。

先生高祖經以富人名。沒後其夫人楊氏、復善持家。徐氏家譜載有楊夫人親書爲子析產文。先生之曾祖治分田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畝；富人之名殆不虛。再傳後家已中落（董其昌撰徐豫庵暨配王孺人墓誌）。賴先生之父有勉母王氏均能以勤儉治生、家產復裕。故先生以布衣而得交當時名士、多藏奇書、出游四方、自給旅費、未嘗有求于人。

先生爲王孺人幼子。兄宏祚、長先生二十。父有勉爲盜傷死。先生纔十九、故事兄如父（陳函輝所作墓誌）、然王孺人特鍾愛先生；析產後隨先生居。先生原配許氏、生長子峴、娶繆文貞昌期孫女。繼配羅氏、羅濟之女、生子峴。娶金氏、生子峴。女一、適周儀甫、名士沙張白之叔岳也。妾周氏、孕而被出、生子寄、育于李氏、遂以李爲姓、不仕不娶、著有天香閣隨筆、刻于粵雅堂叢書中。

先生之長子峴、卒于順治二年七月十五日、蓋卽江陰被屠之日也。先生兄子亮工、以進士官吳堡令、致仕家居、同守縣城。城破、閭門五口殉難、從祀忠義祠。李兆洛爲之作傳。疑峴與之同死。先生游記初稿、亦因亂失散、足見先生家遭禍之烈。而沙張白謂先生遇異人、預知江陰有兵禍、移家于鄉得免。其誣妄誠可笑也！茲據家譜、傳誌、列先生高祖以下名氏爲表如左。



萬曆十四年、丙戌（一五八六）・先生生・

是年先生之父有勉、母王孺人、均年四十一歲・兄宏祚已二十歲・

族兄應震（雷門）、亦生于是年・族兄遵湯（仲昭）先數年生・

先生之友、華亭陳繼儒（眉公）二十九歲、江陰繆昌期（西溪）二十五歲、山陰王思任（季重）十五歲、長洲文震孟（湛持）十三歲、長洲陳仁錫（明卿）六歲、漳浦黃道周（石齋）兩歲・

同時名士、崑山張大復（元長）已三十三歲、華亭董其昌（思白）三十二歲、侯官曹學佺（能始）十三歲、嘉定李流芳（茂宰）十二歲、常熟錢謙益（牧齋）五歲・

萬曆十七年、己丑（一五八九）・先生四歲・

友人臨海陳函輝（木叔）生・

萬曆二十一年、癸巳（一五九三）・先生年八歲・

兄子亮采生・

陳函輝所作墓誌云：「童時出就師塾、矢口卽成誦、搦管卽成章、而膝下孺慕依依、其天性也。」

萬歷二十三年、乙未（一五九五）。先生年十歲。

兄子亮工生。

萬歷二十八年、庚子（一六〇〇）。先生年十五歲。

叔有及卒。

陳函輝墓誌云：「特好奇書、喜博覽古今史籍、及輿地志、山海圖經、以及一切冲舉高蹈之蹟。每私覆經書下潛玩、神栩栩動。特恐違兩尊人意、勉就鉛槧、應括帖藻芹之業、雅非其所好。……搜古人逸事、與丹台石室之藏、靡不旁覽。遇酒人詞客、與親故過從、觴詠流連、動輒達旦、而又朝夕溫溫、小物克謹、所言皆準忠孝。……裘馬之習、秉心恥之。」

先生游嵩山日記云：「余髫年蓄五岳志、而元岳出五岳上、慕尤切。」

萬歷三十一年、癸卯（一六〇二）。先生年十八歲。

父有勉與先生弟宏禔居治坊橋之別墅、遇盜受傷。先生奔赴侍疾。

萬歷三十二年、甲辰（一六〇四）。先生年十九歲。

父有勉卒。

徐霞客先生年譜

陳眉公爲有勉作傳云：「自負亢直、齠齶于羣豪。病氣厥病舌。」陳函輝墓誌云：「畢喪後外侮疊來、視之如白衣蒼狗、愈復厭棄塵俗、欲問奇于名山大川。」蓋先生雖出世族、而其父以布衣起家致富、故爲羣豪所欺也。

萬歷三十五年、丁未（一六〇七）•先生年二十二歲•

婚于許氏•

父歿時、先生未婚•是年服闋、故初婚當在是年•

許氏爲江陰望族•與先生同時者、有詩人許學夷（伯清）•其集中載有雨夜宿徐振之齋中詩一首：

「相思成契闊、相見卽綢繆。短榻陪雲臥、高齋聽雨留。砌蛩鳴漸曉、庭樹響先秋。賴爾元同調、清吟足唱酬。」

觀其語氣、許似爲先生前輩•

是年先生始游太湖•

陳函輝墓誌云：「萬歷丁未、始汎舟太湖、登眺東西洞庭兩山、訪靈威丈人遺跡。」母王孺人爲製遠游冠、以壯其行•

萬歷三十七年、己酉（一六〇九）・先生年二十四歲・

是年「歷齊、魯、燕、冀、間上泰山、拜孔林、謁孟廟三遷故里、嶧山弔枯桐」（陳作墓誌）。

萬歷四十一年、癸丑（一六一三）・先生年二十八歲・

叔有登卒・

是年先生入浙、從曹娥江獨走寧波、訪族兄仲昭、遂渡海游落迦山、返趨天台、雁宕・

今存游記自是年三月晦日始・時先生已在寧海・按陳函輝作墓誌言、「南渡大士落迦山、還過此中（指天台）、涉華頂萬八千丈之巔、東以大小龍湫、以及石門仙都、是在癸丑・」又墓誌述壬申年族兄仲昭言、「猶憶余在西陵・霞客從曹娥江獨走四明・五日赤足提朱蘭來、誇我以山心石窗之勝・」故知先生由紹興至寧波、渡海游落迦山・

仲昭名遵湯、爲先生遠族兄、萬歷四十六年、戊午（一六一八）、中應天副車、好游、能詩、與先生最契・錢謙益（牧齋）嘗序其詩・今散見于澄江詩選、及明詩選中・

先生凡三游台、宕・此爲第一次・于三月晦自寧海縣城行、宿梁隍山・四月一日宿彌陀庵・二日宿天封寺・三日經華頂、石梁、宿下方廣寺・四日復經石梁、上方廣寺、萬年寺、宿國清寺・五日宿明巖・六日經寒巖、桃源、宿坪頭潭・七日經鳴玉澗、瓊台、雙闕、從赤城返宿國清寺・八日離國清・十日抵黃巖驛、宿八舉・十一日過大荆驛、宿靈峯寺・十二日經小龍湫

至靈巖寺・十三日過連雲峯、大龍湫、宿雲靜庵・十四日尋峯頂湖不得、宿能仁寺・十五日宿樂清縣・沿途惟自國清至明巖曾一騎、餘皆步行也・

是行也、與江陰僧蓮舟同行・蓮舟乃靜聞之師；靜聞則後隨先生赴滇、沒于南寧者也・

萬歷四十二年、甲寅（一六一四）・先生年二十九歲・

是年冬游金陵・

陳函輝墓誌云：「甲乙之間、私念家在吳中、安得近捨四郡？秣稜爲六朝佳麗、高皇帝所定鼎也・二十四橋明月、三十六曲濁河、豈可交臂失之？」則金陵之游當在是年之冬・

萬歷四十三年、乙卯（一六一五）・先生年三十歲・

叔有敬卒・

長子屺生・

萬歷四十四年、丙辰（一六一六）・先生年三十一歲・

先生偕潯陽叔翁游白岳、黃山、武夷九曲・

潯陽叔翁不知何人・觀游記則潯陽乃其號、叔翁疑卽叔岳之稱・先生原配許氏、然則潯陽當

姓許・

據游記先生于正月二十六日至休寧、蓋自浙入皖、是日宿白岳榔梅庵、次日大雪、至二月一日始游龍井、二日由白岳下宿高橋、三日抵祥符寺、浴湯泉、四日復遇雪、五日游慈光寺、六日宿獅子林、七日宿松谷庵、八日宿獅子林、九日遇雨、宿悟空上人處、十一日下山、經湯口、芳村、抵東潭・

二月十二日至二十日無日記、蓋在自浙入閩道中、二十一日由崇安縣舟行入九曲溪、登天游峯、還宿舟中、二十二日陸行覓大王峯不得；上經萬年宮、會真廟、還舟中、二十三日登陸、游換骨巖、幔亭峯、至赤石街、舟行返崇安・

萬歷四十五年、丁巳（一六一七）・先生年三十三歲・  
先生家居・

妻許氏卒（據陳眉公壽王孺人序）・

萬歷四十六年、戊午（一六一八）・先生年三十三歲・

族兄遵湯（仲昭）中應天副車・

先生同族兄雷門、白夫游廬山、旋再游黃山・